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农村信息化发展研究

李 曼

(武汉科技大学 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81)

摘 要:农村信息化存在着农户获益较少、沟通不足、信息内容少、经济回报低等深层次问题。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农村社会资本能促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改善农村信息化的薄弱环节。农村信息化通过为农户扩展交往范围、建立沟通渠道,增强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促进了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农村信息化与农村社会资本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在农村信息化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

关键词:农村信息化;社会资本;沟通渠道;农村社区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9)18-0056-04

0 引言

农村信息化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发展农村信息化,这已是中央连续第4年强调农村信息化问题。但农村信息化存在深层次问题,制约着农村信息化的高速、持续发展。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较活跃的研究领域,本文拟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对农村信息化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1 农村信息化的深层次问题

按2001年原信息产业部颁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看,信息化主要由6个要素,即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化人才以及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所构成。对农村信息化的测度,多数也在此框架的指导下进行^[1]。农业部在2007年颁布的《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2015)》中指出,农村信息化的基本要素主要由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人才队伍、服务与应用系统,以及规则体系等构成^[2]。从政府推进信息化的角度看,这些要素科学合理,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但这些指标体系对农村信息化的深层次问题重视不足,在发挥信息化建设的导向作用方面,可能使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缺乏长期可持续性。

(1)各方在农村信息化过程中受益程度不一,农户受益较少。设立农村信息服务站的数量、每百户拥有计算机的数量、人均邮电业务量、有线电视入户率等指标,其本质是将各方所有涉及信息化的投入,按当地农村人口数进行

简单平均,其前提假设是所有农村人口都属于农村信息化的受益者。而由于各方对信息的需求不同,造成在农村信息化过程中,各方的受益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村信息化服务的对象包括农村基层管理人员、基层科技人员、广大农户、农村经纪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及龙头企业等,往往是对信息需求不多、信息获取能力较弱、不善于辨识和处理信息的普通农户,他们在信息化过程中受益最少。研究表明,美国农场主已经将互联网作为了解商品价格、天气、农药、机器等信息的重要手段^[3]。而我国2.5亿分散农户,户均耕地不足0.467hm²,商品产值不足千元^[4],众多农户不可能像美国农场主一样,付出大量智力和财力,获取关于生产资料的相关信息。研究表明,2008年全国农村信息化平均水平为99.69,排名第1的上海农村信息化指数为259.15^[5],而上海农户的计算机户均拥有量仍不足13%^[6],这其中接入互联网且用于生产、价格或服务信息收集的计算机显然更少。而电视等信息化产品,其用于生活娱乐消费的功能,远大于其作为生产资料的用途。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主要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87.3台,97.6%的村能接收电视节目,与平均每百户拥有计算机2.2台的水平相比,只能说明我国农村信息化达到了初步单向传达信息的目的,还没有实现信息的沟通。

(2)农村信息化的最终目标是沟通而非传达,实现传达是农村信息化的初级目标。农村信息化应注重信息的交流反馈,而不是简单地将信息由上而下地传达。农村信息化的信息传播网络主要有计算机网络、通信网络和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宣传栏等^[2],而并非所有网络均具有沟通功能。农村信息化不等于计算机网络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但

信息要有反馈,能在横向或纵向的网络中双向流动,这是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信息化不能简单比拼各部门的投资额,而是要看信息是否实现了信息的双向沟通。当阳模式中的农技110服务中心^[7],就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低成本实现信息沟通的一种模式。

(3)农村信息化的沟通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需要提供信息内容的支撑。怀柔模式提出的“天网(无线通信网)+地网(宽带数据网)+人网(信息服务员)”的无缝整合的农村信息化网络,作为政府部门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模式被推广^[7]。而另一项调查发现,怀柔地区每年只有8.7%的农户通过信息服务站解决过生产或生活中的问题^[8]。显然农户对这种信息化模式的接受程度不高,而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信息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许多省份建立了多功能综合信息平台系统,可通过短消息、专家咨询热线、手机上网等方式,向农户提供相关服务^[9]。广东的农村信息直通车还实行会员制,“为农民或涉农企业节省巨额的促销和流通过费用^[10]”。短信咨询或手机上网的操作复杂,在没有形成规模需求前,这些技术先进的信息化沟通平台,其实际作用不容乐观。另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大多数涉农网站缺乏高质量的农业信息资源,内容空泛,重复率高,信息更新速度慢,特色信息少,在内容上宣传本地农业、为领导服务的信息较多,而指导农民养殖、种植技术及农产品市场价格方面的信息较少^[11]。信息的供应不足,会导致信息需求进一步萎缩,从而产生恶性循环,最终让农村信息化变成设备的空壳。

(4)多数农村信息化服务不能获得足够的经济收益,以保持其持续发展。农村信息化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其投资收益中的社会效益明显,如科技和教育的普及、农户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改变、农村社会的进步等。这些变化是长期逐步实现的,其短期的经济收益有限。从理论上讲,对于具有纯公共产品特性的信息,政府负有直接投资和发展的责任,由政府向公众无偿提供。而对于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的信息,市场机制可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因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外溢等特征,政府仍应发挥主导作用^[12]。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如何投资,向谁投资,如何监督和评价投资、控制投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问题。按现行的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多数投资用于硬件、网络、人员和管理,对信息服务质量关注不足,对农户的需求关注不足。而这可能导致农村信息化的远期收益缺失,无法真正改变农村面貌,与城市的“数字鸿沟”越来越大。

解决上述农村信息化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需要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指导下,通过鼓励和引导农户参与,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促进农村信息化的良性发展。

2 社会资本与信息化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庞杂、流派众多,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学者Bourdieu。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稳固的社会网络相连接的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是一种

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3]。Coleman^[14]将其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概念,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Putnam^[15]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之间的联系,即所谓的社会网络以及产生于社会网络之中的互惠的、信任的规范。社会资本理论拓展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它同样可运用于信息化发展领域。

社会资本促进信息化发展。Lee^[16]在2001年的研究综述表明,信息化项目失败,多数与民众缺乏信息技术(IT)能力直接相关,虽然每个民众都有平等使用信息的权利,但由于个人能力所限,也会导致使用效率的差别。社会资本通过提高民众的IT能力,能提高信息化项目的成功机率。Coleman^[17]也证明了存在于社区或家庭的社会资本将有助于个人能力,包括IT能力的发展。虽有学者发现部分传统社会资本会对个人IT能力发展产生阻碍作用^[18],但多数学者均认同社会资本促进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促进信息化的演进道路^[19]。

信息化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Quan-Haase^[20]发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化,促进了社会交往和公民的参与,进而提升了个人的社会资本。虽有学者认为信息化提供了丰富的娱乐和信息功能,使个人沉浸其中,远离了家庭和朋友,从而减少了个人的社会资本^[21]。但多数学者认为,信息化降低了信息沟通的成本,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使信息在社区迅速传递成为可能,促进人们保持交流和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加快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功^[22]。

社会资本与信息化相互促进的关系,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将这些理论与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实践相结合,不仅能解释长期困扰农村信息化的问题,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3 农村社会资本推动信息化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阶段,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低。传统社会资本由家庭、宗族等延发而形成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所构成,这些社会资本体现了密切的人际关系,但是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现代社会资本以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为基础,体现了更广泛社会层面的普遍信任与合作^[23]。

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多以为氏族关系为纽带,多从事农业生产,社会分工简单,人口的流动性低,农户的社会角色单一,社会交往范围窄,人际关系紧密,农户对社区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互惠和规范程度较高。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传统的社会资本受到破坏。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依靠社区分配资源的需求降低,社区的影响和动员能力也逐步减弱,社会网络趋向松散,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劳作方式使农户的社区参与意识降低。随着打工、求学、经商等带来的

人口流动的不断增多,农户的共同体意识也日渐淡薄,随之带来人际信任的淡化和合作意愿的降低。农户降低了对社区的认同感,也使农村社区的凝聚力降低。由于部分基层政府的乱摊派、不作为及腐败现象,造成部分农户对基层政府信任下降^[24]。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人际关系“工具化”和“资本化”的趋势不容忽视^[25]。农村单一的道德观念开始分化,社会正义感淡化,道德和规范的约束力也趋向弱化^[26]。

总之,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在变革背景下,从各个层面发生了变迁,出现了农村社会资本的空缺和断裂^[25]。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如何降低社会资本的变迁成本,减少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扩大现代社会资本的规模,利用现代社会资本来推动农村信息化进程,开始成为各方关心的问题。农村社会资本在促进信息化进程中,至少可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农村社会资本促进农户支持农村信息化建设。丰富的农村社会资本有助于较高社会诚信水平和互惠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避免农户的机会主义,减少“搭便车”的现象,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27]。社会资本为农户提供了情感支持,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农户间为共同的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农村信息化不能仅靠政府推动,也需要农户的支持和协助。农户是农村信息化的受益者,如果他们对这些公共事业漠不关心,没有信息需求和信息反馈,不提高自身的信息获取和辨别处理能力,就会使农村信息化流于形式。农村社会资本能动员和组织农户自愿地参与到信息化建设中来。

(2)农村社会资本促进农户协助农村信息化管理。社会资本所蕴涵的参与网络,为农村民主管理和共同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提供了基础。“我们政府已经包办了许多我们曾经认为应当由有良好的社会自豪感和邻里互助意识的人们去做的事情”^[28]。社会资本提升了农户间的相互信任,促进了合作互动,并能够在缺乏正式管理控制的情况下规约各自的行为。农村信息化多数由政府投资,但政府各部门却缺乏协调共进,如农业部的“三电合一”和“金农工程”、广电部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信息产业部的“电话村村通工程”等^[29]。这也容易产生基层管理的漏洞和正规制度的迟滞或执行不力等问题,而农村社会资本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和协同,并在反复的博弈中形成惯例、规范和遵规行动,能形成一种整体性秩序,在培育农户普遍公共责任意识、加强自律的同时,促进他们参与到农村信息化管理中。

(3)农村社会资本促进农户监督农村信息化运营。强大的社会资本不仅促进了相互信任、乐于合作的农村公共精神的出现,也会让广大农户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信息化服务的享有者,也是维护信息化服务秩序的主体。社会资本有利于整合广大农户的利益诉求,并对政府提供的信息化服务进行有效的激励监督。社会资本是保证农户与政府形成良好合作关系的桥梁和润滑剂^[28]。

(4)农村社会资本改善了农村信息化的薄弱环节。如前所述,在农村社会资本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存在着农户在农村信息化中获益较少、信息化以传达为主、沟通不足、技术先进、信息内容少、信息化的经济回报无法让项目持续运行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由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和作用,得以缓解或解决。丰富的农村社会资本需要并能够创造持续的沟通,通过农户间的相互帮助,促进农户接触到外界更多的社会资源,有利于信息和技术等知识快速传播,降低信息不对称,并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的信息化需求水平。同时,农村信息化的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应包括社会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无法由经济收益来衡量,是隐性和长期的回报,这也是政府应对农村信息化承担持续投资的理论依据。

农村社会资本推动了农户对农村信息化的支持,改进了农村信息化的运营和管理,减少了仅由经济利益主导的农村信息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能提高农村信息化的综合收益水平。

4 农村信息化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

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存量,就可能使人们缺乏对未来的预期,人们的行为将无章可循,社会对人的行为也不能构成有效的约束,导致社会管理与监督成本剧增,社会易陷入混乱或无序的状态^[30]。在现阶段农村社会资本还很缺乏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农村信息化,对促进农村社会资本积累,具有重要的意义。

(1)农村信息化为农户建立沟通渠道,协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在各级政府间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当基层农户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可利用农村信息化建立的沟通渠道,充分了解国家政策,及时表达各种要求、批评或意见。这将有利于通过对话,缓和矛盾,疏导冲突,也有助于高层对基层管理者的监督,实现社会和谐。

(2)农村信息化扩展了农户的交往范围,协助他们获取经济收益。农户通过信息化网络,密切了与科技、农资、市场、劳务等各方的联系,扩展了农户的关系网络,提高了农户的社会资本。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中,由于信息闭塞,农户彼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有价值的信息少,这种强关系网络不利于农户社会资本质量的提高。而通过农村信息化建设,农户能与外界建立宽广的弱关系网络,由于对方的信息通常具有充分的异质性,能够让农户在获取相关信息时更有优势^[31],即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

(3)农村信息化有利于农户的自我管理,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农村信息化有利于突破原有的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资本,形成农户理性的态度和宽容的精神,克服传统社会资本容易形成封闭小团体的缺点。农户利用农村信息化,寻找自己的协作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建构信任和规范,能形成稳定持续的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学会组织和自我管理,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

农村信息化通过加强农户与外界沟通,促进了农户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进而丰富了社会资本。农村信息化有利于农户之间、农户与各级政府之间、农户与市场之间的互动,通过交流思想、沟通感情,获得信息,增强了农户对外界的认同感。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组织内的相互协作,加速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农村信息化与农村社会资本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农村信息化仅通过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存在着缺陷和弱点,需要由农村社会资本加以支持和补充;农村社会资本也在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中,获得改善和积累。两者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中,共同促进着农村社会生产力和乡风文明水平的提高。以农村信息化带动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其本质是要改善农村信息化发展环境,为农村信息化的长期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 [1] 杨诚,蒋志华.我国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情报杂志,2009,28(2):24-27.
- [2] 农业部.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2015)[Z].2009.
- [3] 梁敬东.我国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内涵与技术对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6,6(3):25-27.
- [4] 余顺生.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促进农民增收[J].古今农业,2006(1):7-11.
- [5] 刘世洪,许世卫.中国农村信息化测评方法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2008,41(4):1012-1022.
- [6] 位志宇,杨忠直.农村信息化公众满意度指数模型研究[J].情报科学,2008,26(2):278-283.
- [7] 汪礼俊,初蕾.浅析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信息化的战略、模式及文化意义[J].中国软科学,2007(12):22-27.
- [8] 张喜才,秦向阳,李健楠.北京市农村信息化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北京市郊区116个乡镇的调研[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8,10(5):110-116.
- [9] 周明海.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发展电子商务问题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09(1):116-120.
- [10] 张志强,宋小虎,周丽云.广东农村无线信息直通车服务模式的建设与应用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09,29(2):123-125.
- [11] 张文红.新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机制问题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20):6337-6338.
- [12] 贺文慧,杨秋林.国外农村信息化投资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农业,2006(4):18-20.
- [13] BOURDIEU P.L.Capital social:notes provisoires [J].Actes Recherche Science Social,1980,31:2-3.
- [14] COLEMAN J 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95-120.
- [15] PUTNAM R D.The prosperous community: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J].American Prospect,1993,13:35-42.
- [16] LEE J.Education for technology readiness:prospect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2001,2(1):115-151.
- [17] COLEMAN J 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95-120.
- [18] INKPEN A C,TSANG E W K.Social capital,networks,and knowledge transfer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1):146-165.
- [19] 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42-267.
- [20] QUAN HAASE A,WELLMAN B.Social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w does the internet affect social capital [M].Cambridge,MA,USA:MIT Press,2004.
- [21] NIE N H.Sociability,interpersonal relations,and the internet:reconciling conflicting findings [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1,45(3):426-437.
- [22] BROWN S,FLICK L,FIEZ T.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s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pital in a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J].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2009,98(1):93-102.
- [23] 张艺,陈洪生.村民理事会: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以江西省幸福社区为例 [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3):67-71.
- [24] 王红光,邬家峰.社会资本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J].安徽农业科学,2008,23:10222-10224.
- [25] 游碧蓉,郑境辉.农村社会资本变迁下的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研究[J].科技和产业,2008(10):80-85.
- [26] 柳锦铭,陈通.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新农村治理对策研究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6):1-4.
- [27] 吴健辉,黄志坚,崔波.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建设研究——一个社会资本的角度[J].农业经济,2008(11):26-27.
- [28] 施雪华,林畅.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2):1-4.
- [29] 杨从科,孟宪学.新农村信息化发展的瓶颈问题及有效解决思路[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06,37(5):718-720.
- [30] 李聪.论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构建[J].泰山学院学报,2008(1):11-14.
- [31] 何国俊,徐冲,祝成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J].农业技术经济,2008(1):57-65.

(责任编辑:高建平)